

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二辑

雪 线

党益民
著



数十年藏地生命体验，激情书写两代军人铁血传奇，
作者亲手绘制精美藏地风情插图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世纪作家文丛

雪祭



党益民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祭 / 党益民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6.12

ISBN 978-7-5354-8857-2

I. ①雪… II. ①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56893号

策 划: 尹志勇

责任编辑: 杜东辉

封面设计: 闰江文化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责任印制: 左 怡 胡丽平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毫米×1020毫米 1/16 印张: 17.75 插页: 14页

版次: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235千字

定价: 36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在遥远的藏北高原一个名叫雪拉山的地方，有一片冰雪覆盖的墓地，其中一块墓碑上赫然写着我的名字。

两年前的今天，我离开了西藏。那天晚上，我彻夜未眠。子夜过后，我便悄悄拉开窗帘，静静地等待天亮。我想最后一次看着高原的天空一点点变亮。就要离开高原到零海拔的地方去工作了，但我的心里没有欢娱，只有悲伤。一种难以言表的悲伤在血液里激荡，仿佛随时都会冲破胸腔，淹没难忘的过往。真的不舍啊！高原毕竟留下了我三十多年的岁月，还有那些曾经与我朝夕相处、如今静静躺在冰天雪地里的战友。我这一走，何时才能重回高原，抚摸那些冰冻的墓碑，给长眠的战友点支香烟，洒一杯青稞酒？好在我的墓碑就在他们的墓旁，也算是另一种陪伴吧。我眼睁睁地看着窗外一点点变白。当高原的第一缕曙光刺破天空的那一刻，我禁不住热泪盈眶……

今天傍晚，“拉动”结束回到营区，我发现手机上有两个未接来电。我给他们回过去，一个是早已预知的喜讯，另一个是始料未及的噩耗。在我还没来得及品味喜悦的时候，悲伤已汹涌而至。

半个月前，我来到长海县中队蹲点。长海县隶属大连市，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，是东北地区距离日本、韩国最近的地方。这是我从高原部队调任辽沈总队两年来，第六次下部队蹲点。这次蹲点的任务是，指导中队战备演练。刚才，在中队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，我突然下达了“拉动”命令，部队全员出动，仅用17分钟就成功处置了“情况”。这是一个标兵中队，军事素质很过硬。

部队演练结束，我独自离开营区，来到几十米之外的海边，坐在一

块温热的礁石上，回复那两个未接电话。我先打给战友 A，一连拨了三次才拨通。A 的声音很大，一口四川话：

“你晓得我在哪儿吗？”

“你还能在哪儿，西藏呗。”

“我告诉你，我在樟木口岸！”

我心里激动了一下。那地方我很熟悉。八十年代末，部队从黑昌线撤下来后，我调到了中尼公路战线，在樟木边境待过两年。那地方有一段“之”字形公路，是著名的“三百米死亡线”，我的好几位战友牺牲在那里，掩埋在樟木云遮雾罩的烈士陵园里。

“哦，你小子跑到抗震救援一线去了？”

“啥子小子？老子都五十多喽。”

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，我们都五十多了。他转业时没有回四川老家，留在了西藏，随后他把妻子和孩子也接到了拉萨。他在西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工作，妻子在拉萨一所中学当老师，是一位有点名气的女诗人。在雪拉山时，A 就经常接到她两地书式的情诗。

A 激动地说：“我们老部队正在这里抢险呢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央视新闻上天天有，全国人民都知道，我能不知道？”

一个多月前，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，西藏日喀则聂拉木县和吉隆县的国道 216、318 线地段严重损毁，武警交通部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紧急抢险。后来又应尼泊尔国邀请，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，救援大队 500 名官兵进入尼泊尔境内，抢修被毁坏的境外公路。18 天后，尼泊尔又一次发生强烈地震，救援大队冒着生命危险连续奋战 20 个昼夜，终于完成了境外抢险任务。

“救援大队凯旋了，我们在这里迎接呢！”

“好啊，那你好好慰问慰问老战友！”

“你猜我遇见谁了？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让他跟你说两句！”

手机里响起一个声音：“你现在好享福啊，待在零海拔的地方醉氧了吧？你可别把我们这些西藏的老战友给忘了。”

一听沙哑低沉的声音，我就知道是C。

“你这个总队政委也亲自上阵了啊？”

“我们交通指挥部的司令员和政委两个将军都亲临一线指挥呢，我这个小政委还敢不上来？你要是还在西藏，你也得上！”

电话那头又换成了A的声音：“你俩别瞎扯了，我还有正经事没说呢！我还遇到了一个人，你猜是谁？”

我说：“你净说废话，那么多的老战友，我哪能猜得过来？”

“告诉你吧，我遇见我儿子了。”A哈哈大笑起来，“这小子都一米八了，这回可给老子长脸了，不信，你问老C。”

C说：“他儿子在我手下当排长，比他老子强多了……”

正说着，电话突然中断了。我知道他们很忙，便发了一个“祝贺老部队凯旋！你们忙吧，闲时再聊”的短信。

然后，我给B拨电话。B原来是川藏线养护支队的支队长，三年前退出现役，他没有要求安置工作，而是选择了自主择业，现在西安一家私企当保安经理，月薪四千，加上国家每月给他的高原退役工资，生活还过得去。但是，我能感觉到他内心的苦闷，他原来号令上千人马，现在手下只有30多个保安，一定很不适应。半个月前，他打电话对我说，他从西藏回来三年了，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，有些格格不入，感觉工作很无聊，内心很孤独。他说他准备辞掉保安经理，重新返回西藏去，在川藏线上的藏族小学去义务支教。一个退役上校，重回西藏去义务支教，让我这个老高原很是感动。但我担心他的身体是否还能适应高原生活。他说如果能适应，就在那里多待几年，适应不了再回内地来。

我拨通B的电话，以为他也要说老部队抢险的事儿，可他却告诉我一个噩耗。他声音低沉地说：“D走了。”

我“啊”了一声：“啥时候？”

“昨天下午。”

我半天没有说话。D也是西藏的一个战友，我们在雪拉山时他还是个新兵。他当时就想退伍回家，后来因为发生了许多事情，他改变了主意，报考了军校，毕业后又回到了西藏。他最先分配到川藏线养护支队，后来又调到了阿里那个支队，在新藏线一直干到副支队长，三年前

才因身体原因转业回到西安，安置在新城区公安分局。他在高原呆了24年，回到内地后肺病反而加重，先后住过几次院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会这么快就走了。

“昨天下午，我接到他爸打来的电话，等我赶到西京医院，人已经放在太平间了。”B停顿了一下，像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然后才继续说，“你知道，他爸早就退休了，他妈前两年去世了。他的两个姐姐都不在西安，老人身边就他这么一个儿子，好不容易把他从西藏盼回来，现在又……老人很伤心，拉着我的手一直唠叨，说当年不该让他去西藏当兵……他住院的时候我去看过他，他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，但还很乐观，能够坦然面对。他对我说，比起那些牺牲在西藏的战友，他能多活这么些年，已经很知足了……”

我默默地听着，没有打断B。B看似在说D，其实也是在说他自己。说着说着，他的声音哽咽了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然后说：

“后天举行葬礼，老首长，你能回来吗？”

“我正在基层蹲点，时间还没有到，回不去啊，你代我送个花圈吧……”我想了想又说，“给D办丧事，如果需要帮助你去找E，他转业早，又是大老板，在西安神通广大……”

我们在电话里为D英年早逝感叹了一阵后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便问：“上次你说想回西藏去支教，是说着玩的，还是真想去？”

“真的想去。开完D的追悼会，我就准备去西藏。”

“可是，你的身体行吗？”

“不就是断了三根肋骨嘛，不会有影响。”

“你老婆同意吗？”

“她开始不同意，后来理解了我。但她说不能时间太长，最多只能让我在西藏待三年。我先答应下她，至于能待多久，到时候再说。她现在一家瑜伽馆当教练，挣得比我多一倍，整天早出晚归的根本顾不上我。儿子正在上大二，也不需要我。他们娘俩好像已经习惯了没有我的生活。我去西藏后，准备这样使用我的工资：除了来往路费和自己零花，每月给儿子一千元当学费和生活费，其余的全都给那里的藏族孩子买书和学习用品。我一个老大学生，教藏区的小学生应该不会有问题。

我不是在你老首长面前说大话、玩崇高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我不求别的，只求心里舒服，我想干我喜欢干的事。你以前不是写过一本《西藏，灵魂的栖息地》的书吗？我现在就有那种感觉。所以我要回去，那里才是我灵魂栖息的地方……”

通完话，我听着海水拍打沙滩的声音，看着夜幕下翻卷着的浪花，仿佛看见了积雪皑皑的高原。站在零海拔的地方，回想起雪拉山过去那些战友，我心潮难平，悲喜交集。

ABCDE，都是我西藏的战友。我们曾经在一个连队生活过，曾经一起在唐古拉山和雪拉山上战斗过。那时，部队刚从军委基建工程兵转隶到新组建的武警部队，转型还没有彻底完成，实行的是交通部与武警总部双重领导，师改为总队，下面仍然叫团、营、连。

我从18岁当兵修筑青藏公路开始，一直在西藏工作，直到两年前调到辽沈总队任职。妻子也随我调到了辽沈总队，她也是军人，技术六级，享受师职待遇。如今，我五十有二，她也快五十了。

在西藏，我目睹了战友的牺牲，亲历过雪崩、塌方、泥石流等许多生死劫难。在西藏，我懂得了什么是生，什么是死，懂得了生的艰难和死的容易。这些年来，我写过许多有关西藏的书，而唯独忘却了雪拉山。我是有意忘却的，因为那里有太多的悲伤。我不想触碰那段雪藏的记忆。还有一个私密的原因，那就是我的女儿雪拉。我还有一个女儿，比雪拉大几岁，她早已成家。我和她妈离婚后，她跟她妈一直生活在西安。我们离婚的原因，我的前妻没有对女儿说假话，这让我很感动，很佩服。我的小女儿雪拉去年也结婚了，嫁给了他们学校的一个文学博士。小两口都在西藏民族大学当老师。雪拉小的时候曾经问我，她为什么叫雪拉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？我说因为你是在西藏的雪拉山上出生的嘛。

我没有欺骗雪拉，但我没有告诉她真相。她并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。她的父母在一次雪崩中死了，那时她才一岁左右，不可能记得曾经发生过的事情。我和妻子谁也不知道她的具体生日，就把雪崩那天定为她的生日。每次雪拉过生日，都会让我们想起雪拉山，想起掩埋在那里的战友。为了雪拉，妻子放弃了生养我们自己的孩子。仅这一点，就值

得我用一生去爱她。

此时此刻，站在零海拔的地方，我突然有一种想写写雪拉山的冲动。我想写写 ABCDE，写写塌方、雪崩、沼泽地，写写长眠在那里的战友，写写美丽纯朴的卓玛和白玛央金，写写神出鬼没的雪狼，以及我们的友情与爱情。是的，我要写写雪拉山。这些年，我写过川藏线、青藏线、新藏线，唯独没有写过黑昌线。也许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讲述西藏往事。等书出版了，我会寄给西藏的战友 A，让他专门去一趟雪拉山，亲手放在战友们的墓碑上，当然还有我的墓碑上。我要送给我的女儿雪拉，告诉她雪藏了多年的真相。我不再惧怕她知道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我相信她不会因此而疏远我们。

但是，我不想用战友的真实姓名，也不想用第一人称来讲述。我用第三人称讲述起来，会更轻松、更冷静、更客观。我相信聪明的读者，能从我的讲述中认出 ABCDE，也能认出其中的我。我突然觉得，站在零海拔的地方，追忆高海拔藏地的往事，是一件十分奇妙的事情。那种特殊的滋味，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。

好吧，现在，我就开始讲述我们的西藏往事——

1

初夏的雪拉山，仍然特别寒冷。用牛大伟的话说，尿尿都得用木棍敲，否则还没落地就会冻成冰棍儿。这话虽然有些夸张，但初夏的雪拉山确实很冷。早上起来，老兵们的胡茬子上结着一层白霜；冰冻的大头鞋用力去拽，才可能从地上拔起来；毛巾冻得邦硬，铁皮一样坚挺；脸盆被冻在了地上，用脚使劲儿踢几下才能端得起来。

清晨，太阳还没有露脸儿，但皑皑的山顶已经被霞光染成了橘红色，好像一块烧红的锥形生铁，“滋滋”冒着玫瑰色的热气。

哨音响起，连队开始出操。尽管七连驻扎在远离团部的海拔五千米的雪拉山上，但一日生活制度从未马虎过。在这里出操，可不是一件容易事。怎么说呢？就像身上背着一袋 50 斤的面粉在出操，而且，脚下还穿着笨重的大头鞋。所以，战士们在雪地里跑不到一百米，就嘴唇发紫、气喘吁吁，呼出的热气在空中很快变成了升腾的白气。所以不敢多跑，跑上一圈半圈，就得改成齐步走。

带操的是副指导员杜林。杜林是四川人，粗眉大眼，个儿不高，清瘦干练，腰板挺直。七连干部缺编，除了蹲点代职的团政治处副主任陆海涛，只有连长赵天成、副指导员杜林和代理技术员方文三个干部。陆海涛代理七连指导员为期半年，刚来雪拉山不久，他还没适应，暂时可以不出操。所以出早操这类事情，都由副指导员杜林负责。

杜林把队伍带回营区。稍息，立正，报数，然后一个漂亮的后转身，跑到距离连长赵天成七八步的位置，立定，敬礼，报告。

“连长同志，早操完毕，应到 107 人，实到 101 人，两人休假，一人生病，一人去团部办事，除了陆副主任，只有一人未出操。报告完

毕，请指示！”

赵天成说：“解散！”

杜林解散了队伍。赵天成招手把杜林叫到跟前。

“谁没出操？”

“刘铁！”杜林说。

刘铁是机械排代理排长，也是赵天成的老乡。赵天成没有说话，黑着脸走进机械排的帐篷，看见刘铁还在铺上睡觉，气不打一处来，走过去一把掀开被子。可是里面没人，只是一个背包。

赵天成问旁边的战士：“你们排长呢？”

战士们面面相觑。

一个战士说：“昨天半夜我起来撒尿，排长还在呢，他还交代我多叫上几个人，小心遇到雪狼；披上大衣，别感冒了。”

赵天成对那战士说：“你去厕所看看。”

那战士跑了出去。赵天成脸色黑青，背着手在帐篷里转圈。战士们看见连长生气了，呆呆地站在一边，也不敢整理内务。

那个战士很快跑回来报告说：“连长，厕所里没有。”

赵天成走出帐篷，站在院子里。杜林带着战士们跑出营区去寻找刘铁。赵天成心里恨恨地说：“你小子，看我咋收拾你！”

过了一会儿，有个战士跑回来，脸色煞白，喘息着说：“连长，不好了，刘排长被狼吃了！”

赵天成训斥道：“别胡说八道！”

“真的，连长，不信你去看看，就剩下一堆骨头渣了。”

赵天成大惊失色，跟着那战士跑向营区后面的山坡。杜林和七八个战士正围在那里看着什么，一只黑色的秃鹫在他们头顶上面盘旋。赵天成跑过去，扒拉开杜林，只见冰冻的小河沟里，真的有一堆新鲜的骨头，雪地上还有凝固的血迹。杜林声音颤抖地说：

“肯定是半夜上厕所，碰上雪狼了……”

赵天成脑袋“轰”的一声炸开了，眼前一黑，几乎摔倒。

雪拉山上雪狼很多，夜里经常三五成群地来营区转悠，所以连里规定夜里上厕所，必须三人一组，而且手里还要提着棍子，一人解手，两

人警戒，以防雪狼的袭击。雪狼胆子很大，甚至在大白天也会出现在工地上。去年夏天，机械排有个战士独自开着推土机，在工地上平整路基，被三只雪狼围堵在驾驶室里整整半天，撒尿都不敢下来，直到战友们去送饭，才用棍子将雪狼赶走。

可是赵天成仔细察看了一下，发现地上的骨头不像人骨头，更像是羊骨头，顿时松了一口气，站起来说：“是羊骨头！”

杜林也想起昨天下午刚买了一只羊，夜里关在伙房的帐篷里，便对一个战士说：“你快去炊事班看看，那只羊还在不在！”

那战士起身跑走了。连队伙房是雪狼经常光顾的地方，放在那里的羊肉、猪肉经常被雪狼叼走或者背走。有时伙房帐篷用铁丝拧着，雪狼也能偷走里面的东西，让炊事班的人感到很吃惊，也很气愤。

赵天成突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可他什么也没有说，低头往营区走。跟在后面的杜林说：“那他能跑哪儿去呢？会有事吧？”

赵天成黑着脸说：“死不了！他这种人，雪狼也不吃！”

这时，炊事班长兰洲跑了过来。这个长得跟烤土豆似的黑不溜秋的甘肃兵，边跑边喊：“连长，不好了，羊被狼叼走了……”

赵天成训道：“肯定是你昨晚没上锁！”

兰洲满脸通红地说：“我上锁了呀，可这狼也太鬼了……”

“你个烂土豆，总被这些狼玩弄！你再丢一次羊，买羊的钱从你工资里扣！”赵天成没好气地说，“昨天来送羊的桑杰走了没有？”

桑杰是几十里外山下尺牍镇的一个中年藏族牧民。每隔几个月，桑杰就会赶几只羊上来卖给连队。桑杰憨厚诚实，但性格很倔强，跟附近的牧民一样固执。一只羊说好18块钱，兰洲要给20块，他坚决不干，还会很生气。但是兰洲要是用两袋面粉外加一顶军帽或者一条军裤，跟他换一只羊，他会很乐意；如果用两箱大肉罐头换一只羊，他会更乐意。有一次，桑杰上来手里提着一台收录机，说是他上个星期去昌都卖了虫草后在商店里买的，但是回来听了没几天就坏了，拿来看兰洲能不能帮他修修。兰洲是个小能人，什么东西都会捣鼓。兰洲看了看笑了，换了四节二号电池就好了。原来桑杰不懂这收录机要更换电池，买的时候人家给他装好了电池，听了几天就没电了，他就以为是坏了。

兰洲没听明白连长的意思，睁着一对小眼睛看着连长：“桑杰在哩，正在喂他的枣红马呢，准备吃过早饭回尺牍哩。”

“你把他的马给我牵来，我借用一下！”

兰洲疑惑不解地问：“你借马弄啥？”

赵天成不耐烦地说：“少啰唆，让去你就去！”

兰洲不敢再问，转身跑走了。

赵天成扭头对杜林说：“不用再找了，都回去吃饭吧。吃过饭你带大家上工地。我知道他去哪里了，我一个人去找！”

兰洲牵来了马。

赵天成勒紧马肚带，抓住马鞍翻身上马，脚后跟一磕，那匹枣红色的藏马腾起四蹄，朝雪拉山西坡飞奔而去……

2

这时，太阳才从山顶露出紫红的脸儿。凛冽的寒风，一刀刀削割着冰冷的山峰。一个星期前，雪拉山下过一场大雪，路上的积雪足有半尺厚。赵天成挥舞着马鞭，策马奔驰在白茫茫的雪原上，身后扬起一路玫瑰色的雪雾。他的眼睛因抵御呼啸的寒风眯成了一道缝儿，嘴里喷出的热气变成了一溜白雾，在空中瞬即飞逝。

他沿着黑昌公路向东狂奔。这条部队正在改建的公路穿过雪拉山垭口，是国道 317 线的一条复线。雪拉山虽说在丁青县境内，但离巴青县也不远，往东 30 公里是尺牍镇，往西 75 公里就到了巴青县的荣布镇。荣布镇附近有一座噶举派寺庙，名叫帮吉寺，那里的仁波切很有名。再往西 135 公里是索县县城。团部驻扎在荣布镇。

赵天成骑马跑出 30 多公里，翻越一道坡台时，马突然一个趔趄，前蹄一弯，几乎跌倒。他极力往后仰着身子，死死抓紧缰绳，才没从马背上摔下来。马显然已经跑累了。其实这种藏马耐力很强，平时至少还可以再跑几十公里，但是今天路上积雪实在太厚，跑起来很费力。他跳下马，开始步行，想让马歇一会儿。坡台上的风很硬，积雪也很硬。寒风将上面的浮雪彻底刮下了山谷，留下的都是冰冻坚硬的积雪，但表面只有一层硬壳，下面还很绵软，所以人和马走在上面，踩塌硬壳，就会发出“咯吱”一声。他的脊背已经汗湿，但很快又冻成“盔甲”。一阵寒风袭来，他禁不住打了个寒战。走着走着，他“扑通”一声掉进了一个雪窝，他急忙拽紧马缰绳，马长嘶一声，腾空而起，然后往前一纵，他趁势爬了出来。

这会儿，刘铁跑到哪儿去了呢？会不会也掉进雪窝？他可没有马搭

救他。想到这里，他心急如焚，不由加快了脚步，一边走一边恨恨地在心里说：“刘铁啊刘铁，你小子这下可惹大麻烦了！”

渐渐地，他感到脚步越来越沉重，腿直戳戳的像两根木棍。马也慢了下来，他使劲拽着、吆喝着，马才勉强快走几步。藏马骨架小，腿短，精瘦，没有蒙古马高大剽悍、有爆发力，但它的耐力和抗寒力无与伦比。赵天成扬起皮鞭，抽了一下马屁股，马长嘶一声，掀起后蹄，扬起一团雪粉，之后，仍然不紧不慢地朝前走着。

爬上一架山梁，眼前是一片较为平坦的雪塬。这里地处唐古拉山脉，是羌塘高原的边缘地带，但看上去并不觉得很高，因为地势从很远的地方就不知不觉地渐渐增高了。雪塬上不时会有雪谷横在面前，谷底有秃鹫在盘旋，发出骇人的鸣叫。这些断层雪谷，直上直下，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青藏高原由北昆仑地体、南昆仑地体、巴颜喀拉地体、羌塘地体、拉萨地体和江孜地体等六块地体组成，其间有五条缝合带。这里就是羌塘地体的缝合地带。

当地有一个传说：很久很久以前，玉皇大帝牵着一只牛犊来到唐古拉山，被刺骨的寒风割掉了耳朵，一时大怒，命令牛犊把周围的青草全部啃光，使这里变成荒蛮之地。牛犊不敢违抗命令，啃光了这里的青草，但他背着玉皇大帝，从鼻孔里喷出两股清泉，悄悄滋润着这片土地，想让这里重新长出青草。玉皇大帝发现后，十分恼怒，点牛为石，把它永远留在这冰天雪地里。牛犊成石后，仍然顽强地从腿边、腋下的石缝里喷出清冽的雪水。这雪水汇集成江河，日夜朝东奔流，便是黄河和长江。

赵天成重新上马，马缓过劲儿来了，又开始奔跑起来。一路上，他都在想：刘铁这一跑，怎么向团里汇报？还有陆海涛。

七连指导员去年转业后，副指导员杜林因任职年限不够，当时没能接替上；团里也缺基层政工干部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指导员，就派政治处副主任陆海涛来七连代理指导员。

平心而论，陆海涛很有理论水平，但他一直在机关工作，缺乏带兵经验，身上多少有点机关干部的通病。说是代理指导员，主抓思想政治

工作，却与战士们格格不入，很难相处，他看不惯大家，大家对他也敬而远之。战士们私下里不叫他陆海涛，而叫他“陆海空”，意思是说他不懂基层，喜欢讲空洞的大道理。但陆海涛却不这么认为，觉得自己推出过好几个重大典型，被上级转发过好多经验材料，可以说，团里的政治工作都是他拿计划、作方案，抓一个连队的政治工作，不跟玩儿似的？

陆海涛是河南人，比赵天成早当一年兵，但他们一起考上军校，后来又一起提干。陆海涛正营已经两年多了，早就是“两毛一”（少校军衔，两杠一星），穿上了马裤呢，有可能在七连代职结束后就能提拔为副团，接替政治处主任，或副政委。可赵天成至今还是正连，“一毛三”（上尉军衔，一杠三星），也许这一辈子他也穿不上校官才能穿的马裤呢了。差距这么大，哪儿说理去？他倒不在乎职级上的差距，也不嫉妒陆海涛，谁让他四年前违纪被降职了呢？让他心里不舒服的是，陆海涛从骨子里就看不起他，总认为他这些年一直在基层混，越混越搔搔，没有混出什么名堂。陆海涛来七连两个月，什么事都跟他唱反调，似乎不这样，就显示不出他的水平。但他并不生气，凡事都让着陆海涛，从不跟他争吵。不管怎么说，人家是政治处副主任，是七连的代理支部书记，应该尊重他，维护他。

其实，他们之间还有一道谁心里都明白、但谁都不愿意承认的障碍。这障碍，就是女医生黄雪丽。他曾想找陆海涛把话说开，可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觉得没必要向他解释什么。现在，刘铁又偏偏出了这种事。刘铁顶撞过陆海涛，这下好了，正好让他抓住把柄。

赵天成与刘铁是高中同学，同年入伍，同年入党，从当兵开始直到现在，除了赵天成上军校那几年，他们俩一直在一个连队。十几年前，两人高考落榜后一起报名参军，一起参加目测、体检、政审，关卡畅通。当时两人都很激动，因为他们即将第一次坐上火车，去一个叫石家庄的地方，当一个牛气的“装甲兵”，听说去了就能开上坦克。但是最后定兵的时候，他们俩又像高考一样，双双“落榜”了。原因很简单，他们两家在大队和公社都没有关系。

可是，就在他们万念俱灰的时候，又来了一支征兵部队。这个部队

的接兵人好像刚刚睡醒，在其他部队领着新兵已经离开的时候，他们才想起接兵这事儿。听说是基建工程兵，要去西藏修路。尽管比不上装甲兵牛气，但修路就修路吧，只要能当兵就行。两人又一次踊跃报了名。有了上次的教训，他们这次学聪明了，商量给公社武装部长送点礼。送什么呢？商量来商量去，觉着还是送猪头比较好，听说武装部长爱用猪头肉下酒。

可是那时猪头肉很难搞到，也比较贵。别说猪头肉，就是其他肉也得凭肉票买。那时缺油水，人们都喜欢肥肉，有关系的能买到四指膘的肉，没关系的只能买到一指膘的肉，甚至母猪肚皮上的肉。普通老百姓一般很难买到猪头肉。逢年过节时，公社猪场肉铺里摆的十几个猪头早已“名头有主”，每个猪头上都贴着标签——李主任、田书记、赵会计等等，摆在那里等着他们的家人或亲戚拿走。

赵天成和刘铁两家所有亲戚里没有一个村干部、公社干部。但赵天成姨夫的姐夫的弟弟，在公社猪场工作，平时杀猪，闲时卖肉。赵天成去找姨夫。姨夫听说是为了当兵，说这是保家卫国的好事、光荣的事，这忙我一定帮，说完就去找姐夫的弟弟。天擦黑时，姨夫拎回来了猪头，不是一个，而是两个。姨夫说，猪头多了不咬手，两个保险。当天夜里，赵天成和刘铁一人提着一个猪头，送到武装部长家。部长一脸不高兴，说你们这是弄啥哩？你们把我当成啥人了？训了半天，最后才口气缓和下来：“下不为例！”收下了两个猪头。两人从部长家出来，刘铁说去他娘的，啥下不为例？谁一辈子还能当几回兵？就这样，两人顺利地当上了兵。后来在西去的火车上，他们听说这次征兵由于时间紧迫，来不及重新体检政审，上次体检政审合格又没有关系的他们这些人，不用找关系全都当上了兵。刘铁很后悔，对赵天成说：“唉，可惜了咱那两个猪头！”

离开老家的当天晚上，他们来到西安火车站，听带兵的排长说，第二天天亮才能坐上火车去青海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这些新兵要在火车站坐等一夜。在此之前，他俩谁也没有来过西安，最远只到过县城，也没有坐过火车，所以俩人都很兴奋，觉着什么都新鲜。

赵天成有个远房亲戚在西安，家就在火车站附近，临走时父亲给他